柳州文鈔/卷0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 ◄

柳州文鈔
卷二

► 卷三

本作品收錄於：《唐宋八大家文鈔》

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

二十六日，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，太學諸生足下：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，諸生陶煦醇懿，熙然大洽，於茲四祀而已，詔書出為道州。僕時通籍光範門，就職書府，聞之悒然不喜。非特為諸生戚戚也，乃僕亦失其師表，而莫有所矜式焉。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，僕得觀之。蓋主上知陽公甚熟，嘉美顯寵，勤至備厚，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，覃布美化於黎獻也。遂寬然少喜，如獲慰薦於天子休命。然而退自感悼，幸生明聖不諱之代，不能布露所蓄，論列大體，聞於下執事，冀少見采取，而還陽公之南也。翌日，退自書府，就車於司馬門外，聞之於抱關掌管者，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，不忍其去，頓首西闕下，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。輒用撫手喜甚，震抃不寧，不意古道復形於今。僕嘗讀李元禮、嵇叔夜傳，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，僕謂訖千百年不可睹聞，乃今日聞而睹之，誠諸生見賜甚盛。

於戲！始僕少時，嘗有意遊太學，受師說，以植志持身焉。當時說者咸曰：「太學生聚為朋曹，侮老慢賢，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，有崇飾惡言而肆鬥訟者，有淩傲長上而誶罵有司者。其退然自克，特殊於眾人者無幾耳。」僕聞之，恟駭怛悸。良痛其遊聖人之門，而眾為是　遝　遝也。遂退托鄉閭家塾，考厲志業，過太學之門而不敢顧，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！今乃奮志厲義，出乎千百年之表，何聞見之乖剌歟？豈說者過也，將

亦時異人異，無向時之桀害者耶？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，明效所致乎？未如是，服聖人遺教，居天子太學，可無愧矣。

於戲！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，能容善偽，來者不拒。曩聞有狂惑小生，依托門下，或乃飛文陳愚，醜行無賴，而論者以為言，謂陽公過於納汙，無人師之道。是大不然。仲尼吾黨狂狷，南郭獻譏；曾參徒七十二人，致禍負芻；孟軻館齊，從者竊屨。彼一聖兩賢人，繼為大儒，然猶不免，如之何其拒人也？俞、扁之門。不拒病夫；繩墨之側，不拒枉材；師儒之席，不拒曲士，理固然也。且陽公之在於朝，四方聞風，仰而尊之，貪冒苟進邪薄之夫，庶得少沮其志，不遂其惡，雖微師尹之位，而人實具瞻焉。與其宣風一方，覃化一州，其功之遠近，又可量哉！諸生之言非獨為己也，於國體實甚宜，願諸生勿得私之。想復再上，故少佐筆端耳。勖此良志。俾為史者有以紀述也。努力多賀。柳宗元白。

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

宗元白：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，聞子敬所餌與此類，又聞子敬時憒悶動作，宜以為未得其粹美，而為粗礦燥悍所中，懼傷子敬醇懿，仍習謬誤，故勤勤以云也。再獲書辭，辱徵引地理證驗，多過數百言，以為土之所出乃良，無不可者。是將不然。夫言土之出者，固多良而少不可，不謂其咸無不可也。草木之生也依於土，然即其類也，而有居山之陰陽，或近水，或附石，其性移焉。又況鍾乳直產於石，石之精粗疏密，尋尺特異。而穴之上下，其土之薄厚，石之高下不可知，則其依而產者，固不一性。然由其精密而出者，則油然而清，炯然而輝，其竅滑以夷，其肌廉以微。食之使人榮華溫柔，其氣宣流，生胃通腸，壽善康寧，心平意舒，其樂愉愉。由其粗疏而下者，則奔突結澀，乍大乍小，色如枯骨，或類死灰，淹頓不發，叢齒積類，重濁頑璞。食之使人偃蹇壅鬱，泄火生風，戟喉癢肺，幽關不聰，心煩喜怒，肝舉氣剛，不能和平。故君子慎焉。取其色之美，而不必唯土之信，以求其至精，凡為此也。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，故可止御也。

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，則東南之竹箭，雖旁岐揉曲，皆可以貫犀革；北山之木，雖離奇液瞞，空中立枯者，皆可以梁百尺之觀，航千仞之淵；冀之北土，馬之所生，凡其大耳短脰，拘攣蜿跌，薄蹄而曳者，皆可以勝百鈞。馳千里；雍之塊璞，皆可以備砥礪；徐之糞壤，皆可以封太社；荊之茅，皆可以縮酒；九江之元龜，皆可以卜；泗濱之石，皆可以擊考，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。其在人也，則魯之晨飲其羊，關穀而果輪者，皆可以為師儒；盧之沽名者，皆可以為太醫；西子之裏，惡而賓者，皆可以當侯王；山西之冒

沒輕儳，遝貪而忍者，皆可以鑿凶門。制閫外；山東之稚騃樸鄙。力農桑，啖棗栗者，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。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，何以異於是物哉？

是故《經》中言丹砂者，以類芙蓉而有光；言當歸者，以類馬尾蠶首；言人參者，以人形；黃芩以腐腸；附子八角；甘遂赤膚。類不可悉數。若果土宜乃善，則云生某所，不當又云某者良也。又《經》注曰：始興為上，次乃廣、連。則不必服，正為始興也。今再三為言者，唯欲得其英精，以固子敬之壽，非以知藥石、角技能也。若以服餌，不必利己，姑務勝人而誇辯博，素不望此於子敬，其不然明矣，故畢其說。宗元再拜。

與李睦州論服氣書

二十六日，宗元再拜。前四五日，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，上池西小丘，坐柳下，酒行甚歡。坐者咸望兄不能俱。以為兄由服氣以來，貌加老，而心少歡愉，不若前去年時。既言，皆沮然盼睞。思有以已兄用斯術，而未得路。一無路字。間一日，濮陽吳武陵最輕健，先作書，道天地、日月、黃帝等，下及列仙、方士皆死狀。出千餘字，頗甚快辯。伏睹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，及食時，竊睨和糅燥濕，與啖飲多寡猶自若。是兄陽德其言，而陰黜其忠也。若古之強大諸侯然，負固怙力。敵至則諾，去則肆，是不可變之尤者也。攻之不得，則宜濟師，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。愚敢厲銳擐堅。鳴鍾鼓以進，決於城下，惟兄明聽之。

兄凡服氣之大不可者，吳子已悉陳矣。悉陳而不變者無他，以服氣書多美言，以為得恒久大利，則又安能棄吾美言大利，而從他人苦言哉？今愚甚吶，不能多言。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，不可歟？壽歟，夭歟？康寧歟，疾病歟？若是者，愚皆不言。但以世之兩事己所經見者類之，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。愚幼時嘗嗜音，見有學操琴者，不能得碩師，而偶傳其譜，讀其聲，以布其爪指。蚤起則嘐嘐譊譊以逮夜，又增以脂燭，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。如是十年，以為極工。出至大都邑，操於眾人之坐，則皆得大笑曰：「嘻，何清濁之亂，而疾舒之乖歟？」卒大慚而歸。及年少長，則嗜書，又見有學書者，亦不得碩師，獨得國故書，伏而攻之，其勤若向之為琴者，而年又倍焉。出曰：「吾書之工，能為若是。」知書者又大笑曰：「是形縱而理逆。」卒為天下棄，又大慚而歸。是二者皆極工而反棄者，何哉？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。其所不可傳者，卒不能得，故雖窮日夜，弊歲紀，愈遠而不近也。今兄之所以為服氣者，果誰師耶？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，伏讀三兩日，遂用之；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，又參取而大施行焉。是書是訣，遵與計皆不能知，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，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。宋人有得遺契

者，密數其齒曰：「吾富可待矣。」兄之術，或者其類是歟？

兄之不信，今使號於天下曰：「孰為李睦州友者？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，不欲者右袒。」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；則又號曰：「孰為李睦州客者？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，不欲者右袒。」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；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，皆左袒矣；號姻婭則左袒矣；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，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；下之號於臧獲僕妾，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；出而號於素為將率胥吏者。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；則又之天下號曰：「孰為李睦州仇者，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，不欲者右袒，則凡兄之仇者皆右袒矣。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。友者欲久存其道，客者欲久存其利，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，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，臧獲僕妾欲久存其主，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，仇欲速去其害。兄之為是術，凡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，而欲兄速去者獨喜。兄為而不已，則是背親而與仇。夫背親而與仇，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為大戾，而兄安焉，固小子之所懍懍也。

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，使仇者失望而栗，親者得欲而抃。則愚願椎肥牛、擊大豕、刲群羊，以為兄餼；窮隴西之麥、殫江南之稻，以為兄壽。鹽東海之水以為咸，醢敖倉之粟以為酸，極五味之適，致五藏之安，心恬而志逸，貌美而身胖，醉飽謳歌，愉懌欣歡，流聲譽於無窮，垂功烈而不刊，不亦旨哉？孰與去味以即淡，去樂以即愁，悴悴焉膚日皺，肌日虛，守無所師之術，尊不可傳之書，悲所愛而慶所憎，徒曰我能堅壁拒境，以為強大，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？無任疑懼之甚。謹再拜。

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

奉二月九日書，所以撫教甚具，無以加焉。丈人用文雅，從知己，日以惇大府之政。甚適。東西來者，皆曰：「海上多君子，周為倡焉。」敢再拜稱賀。

宗元以罪大擯廢，居小州，與囚徒為朋，行則若帶纆索，處則若關桎梏，彳亍而無所趨，拳拘而不能肆，槁然若枯，隤焉若璞。其形固若是，則其中者可得矣，然猶未嘗肯道鬼神等事。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臞者，以為壽且神，其道若與堯、舜、孔子似不相類焉，何哉？又曰：餌藥可以久壽，將分以見與，固小子之所不欲得也。嘗以君子之道，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，外訥而內益辯，外柔而內益剛；出焉則外內若一，而時動以取其宜當，而生人之性得以安，聖人之道得以光。獲是而中，雖不至耇老，其道壽矣。今夫山澤之臞，於我無有焉。視世之亂若理，視人之害若利，視道之悖若義；我壽而生，彼夭而死，固無能動其肺肝焉。昧昧而趨，屯屯而居，浩然若有餘，掘草烹石，以私其筋骨而日以

益愚，他人莫利，己獨以愉。若是者愈千百年，滋所謂夭也，又何以為高明之圖哉？

宗元始者講道不篤，以蒙世顯利，動獲大僇，用是奔竄禁錮，為世之所詬病。凡所設施，皆以為戾，從而吠者成群。己不能明，而況人乎？然苟守先聖之道，由大中以出，雖萬受擯棄，不更乎其內。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，愚不能改。亦欲丈人固往時所執，推而大之，不為方士所惑。仕雖未達，無忘生人之患，則聖人之道幸甚，其必有陳矣。不宣。宗元再拜。

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

張操來，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，始復去年十一月書，言《說車》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。是二道，吾於足下固具焉不疑，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？徒親戚，不過欲其勤讀書，決科求仕，不為大過，如斯已矣。告之而不更則憂，憂則思復之；復之而又不更則悲，悲則憐之。何也？戚也。安有以堯、舜、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？徒相知，則思責以堯、舜、孔子所傳者，就其道，施於物，斯已矣。告之而不更則疑，疑則思復之，復之而又不更，則去之。何也？外也。安有以憂悲且憐之之志而強役焉者哉？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，雖百復之亦將不已，況一二敢怠於言乎？

僕之言車也，以內可以守，外可以行其道。今子之說曰「柔外剛中」，子何取於車之疏耶？果為車柔外剛中，則未必不為弊車；果為人柔外剛中，則未必不為恒人。夫剛柔無恒位，皆宜存乎中，有召焉者在外，則出應之。應之咸宜，謂之時中，然後得名為君子。必曰外恒柔，則遭夾穀武子之台。及為蹇蹇匪躬，以革君心之非。莊以蒞乎人，君子其不克歟？中恒剛，則當下氣怡色，濟濟切切。哀矜、淑問之事，君子其卒病歟？吾以為剛柔同體，應變若化，然後能志乎道也。今子之意近是也，其號非也。內可以守，外可以行其道，吾以為至矣，而子不欲焉，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。

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：「《書》之言堯，曰「允恭克讓」；言舜，曰「溫恭允塞」；禹聞善言則拜；湯乃改過不吝；高宗曰，啟乃心，沃朕心」；惟此文王，小心翼翼，日昃不暇食，坐以待旦；武王引天下誅紂，而代之位，其意宜肆，而曰「予小子，不敢荒寧」；周公踐天子之位，捉髮吐哺；孔子曰，「言忠信，行篤敬」；其弟子言曰：「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。」今吾子曰：「自度不可能也。」然則自堯、舜以下，與子果異類耶？樂放弛而愁檢局，雖聖人與子同。聖人能求諸中，以厲乎己，久則安樂之矣，子則肆之。其所以異乎聖者，在是決也。若果以聖與我異類，則自堯、舜以下，皆宜縱目

卬鼻，四手八足，鱗毛羽鬣，飛走變化，然後乃可。苟不為是，則亦人耳，而子舉將外之耶？若然者，聖自聖，賢自賢，眾人自眾人，咸任其意，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，千百年天下傳道之？是皆無益於世，獨遺好事者藻繢文字，以矜世取譽，聖人不足重也。故曰：「中人以上，可以語上，唯上智與下愚不移。」吾以子近上智，今其言曰「自度不可能也」，則子果不能為中人以上耶？吾之憂且疑者以此。

凡儒者之所取，大莫尚孔子。孔子七十而縱心。彼其縱之也，度不逾矩而後縱之。今子年有幾？自度果能不逾矩乎？而遽樂於縱也！傅說曰：「惟狂克念作聖。」今夫狙猴之處山，叫呼跳梁，其輕躁狠戾異甚，然得而縶之，未半日則定坐求食，唯人之為制。其或優人得之，加鞭箠，狎而擾焉，跪起趨走，咸能為人所為者。未有一焉，狂奔掣頓，踣弊自絕，故吾信夫狂之為聖也。今子有賢人之資，反不肯為狂之克念者，而曰我不能我不能。舍子其孰能乎？是孟子之所謂不為也，非不能也。

凡吾之致書，為《說車》，皆聖道也。今子曰：「我不能為車之說，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，乃可長久。」嗚呼！吾車之說，果不能為聖道耶？吾以內可以守，外可以行其道告子。今子曰：「我不能翦翦拘拘，以同世取榮。」吾豈教子為翦翦拘拘者哉？子何考吾車說之不詳也？吾之所云者，其道自堯、舜、禹、湯、高宗、文王、武王、周公、孔子皆由之，而子不謂聖道，抑以吾為與世同波，工為翦翦拘拘者？以是教己，固迷吾文，而懸定吾意，甚不然也。聖人不以人廢言。吾雖少時與世同波，然未嘗翦翦拘拘也。又子自言「處眾中偪側擾攘，欲棄去不敢，猶勉強與之居。」苟能是，何以不克為車之說耶？忍汙雜囂嘩，尚可恭其體貌，遜其言辭，何故不可吾之說？吾未嘗為佞且偽，其旨在於恭寬退讓，以售聖人之道，及乎人，如斯而已矣。堯、舜之讓，禹、湯、高宗之戒，文王之小心，武王之不敢荒寧，周公之吐握，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，彼七八聖人者所為若是，豈恒愧於心乎？慢其貌，肆其志，茫洋而後言，偃蹇而後行，道人是非，不顧齒類，人皆心非之，曰「是禮不足者」，甚且見罵。如是而心反不愧耶？聖人之禮讓，其且為偽乎？為佞乎？

今子又以行險為車之罪。夫車之為道，豈樂行於險耶？度不得已而至乎險，期勿敗而已耳。夫君子亦然，不求險而利也，故曰「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」。「國無道，其默足以容」。不幸而及於危亂，期勿禍而已耳。且子以及物行道為是耶，非耶？伊尹以生人為己任，管仲鬻浴以伯濟天下，孔子仁之。凡君子為道，舍是宜無以為大者也。今子之書數千言，皆未及此，則學古道，為古辭。彪然而措於世，其卒果何為乎？是之不為，而甘羅、終軍以為慕，棄大而錄小，賤本而貴末，誇世而釣奇，苟求知於後世，以聖人之

道為不若二子，僕以為過矣。彼甘羅者，左右反覆，得利棄信，使秦背燕之親己而反與趙合，以致危於燕。天下以是益知秦無禮不信，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，羅之徒實使然也。子而慕之，非誇世歟？彼終軍者，誕譎險薄，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，視天下之勞，若觀蟻之移穴，玩而不戚；人之死於胡越者，赫然千里，不能諫而又縱踴之。己則決起奮怒，掉強越，挾淫夫，以媒老婦，欲蠱奪人之國，智不能斷，而俱死焉。是無異盧狗之遇噉，呀呀而走，不顧險阻，唯噉者之從，何無已之心也？子而慕之，非釣奇歟？二小子之道，吾不欲吾子言之。孔子曰：「是聞也，非達也。」使二小子及孔子氏，曾不得與於琴張、牧皮狂者之列，是固不宜以為的也。

且吾子之要於世者，處耶，出耶？主上以明聖，進有道，興大化，枯槁伏匿縲紲之士，皆思踴躍洗沐，期輔堯、舜。萬一有所不及，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，為大官，以立於天下。吾子雖欲為處，何可得也？則固出而已矣。將出於世而仕，未二十而任其心，吾為子不取也。馮婦好搏虎，卒為善士；周處狂橫，一旦改節，皆老而自克。今子素善士，年又甚少，血氣未定，而忽欲為阮咸、嵇康之所為，守而不化，不肯入堯、舜之道，此甚未可也。

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，惡佞之尤，而不悅於恭耳。觀過而知仁，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，其乏者獨外之圓耳。屈子曰：「懲於羹者而吹齏。」吾子其類是歟？佞之惡而恭反得罪。聖人所貴乎中者，能時其時也。苟不適其道，則肆與佞同。山雖高，水雖下，其為險而害也，要之不異。足下當取吾《說車》申而復之，非為佞而利於險也明矣。吾子惡乎佞，而恭且不欲，今吾又以圓告子，則圓之為號，固子之所宜甚惡。方於恭也，又將千百焉。然吾所謂圓者，不如世之突梯苟冒，以矜利乎己者也。固若輪焉：非特於可進也，銳而不滯，亦將於可退也，安而不挫；欲如循環之無窮，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。乾健而運，離麗而行，夫豈不以圓克乎？而惡之也？

吾年十七求進士，四年乃得舉。二十四求博學宏辭科，二年乃得仕。其間與常人為群輩數十百人。當時志氣類足下，時遭訕罵詬辱，不為之面，則為之背。積八九年，日思摧其形，鋤其氣，雖甚自折挫，然已得號為狂疏人矣。及為藍田尉，留府庭，旦暮走謁於大官堂下，與卒伍無別。居曹則俗吏滿前，更說買賣，商算贏縮，又二年為此，度不能去，益學《老子》，「和其光，同其塵」，雖自以為得，然已得號為輕薄人矣。及為御史郎官，自以登朝廷，利害益大，愈恐懼，思欲不失色於人。雖戒勵加切，然卒不免為連累廢逐。猶以前時遭狂疏輕薄之號既聞於人，為恭讓未洽，故罪至而無所明之。至永州七年矣，蚤夜惶惶，追思咎過，往來甚熟，講堯、舜、孔子之道亦熟，益知出於世者

之難自任也。今足下未為僕向所陳者，宜乎欲任己之志，此與僕少時何異？然循吾向所陳者而由之，然後知難耳。今吾先盡陳者，不欲足下如吾更訕辱，被稱號，已不信於世，而後知慕中道，費力而多害，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。子其詳之熟之，無徒為煩言往復，幸甚！

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，令僕專專為掩匿覆蓋之，慎勿與不知者道，此又非也。凡吾與子往復，皆為言道。道固公物，非可私而有。假令子之言非是，則子當自求暴揚之，使人皆得刺列，卒采其可者，以正乎己，然後道可顯達也。今乃專欲覆蓋掩匿，是固自任其志，而不求益者之為也。士傳言，庶人謗於道，子產之鄉校不毀，獨何如哉？君子之過，如日月之蝕，又何蓋乎？是事，吾不能奉子之教矣！幸悉之。

足下所為書，言文章極正，其辭奧雅，後來之馳於是道者，吾子且為蒲捎、駃騠，何可當也？其說韓愈處甚好。其他但用《莊子》、《國語》文字太多，反累正氣，果能遺是，則大善矣。

憂憫廢錮，悼籍田之罷，意思懇懇，誠愛我厚者，吾自度罪大，敢以是為欣且戚耶？但當把鋤荷鍤，決溪泉為圃以給茹，其隙則浚溝池，藝樹木，行歌坐釣，望青天白雲，以此為適，亦足老死無戚戚者。時時讀書，不忘聖人之道，己不能用，有我信者，則以告之。朝廷更宰相來，政令益修。丈人日夕還北闕，吾待子郭南亭上，期口言不久矣。至是，當盡吾說。今因道人行，粗道大旨如此。宗元白。